



因为我的写字台和电脑桌是连成一排的,而且就置于窗下,整个夏天,阳光直射进来,我睁不开眼睛,看不清屏幕,于是也就一直拉下窗帘。为了装饰上的一致性,我家每个房间都用布窗帘,可唯独书房用了竹帘。我觉得竹帘子更加契合书房的氛围,书香和帘布相得益彰,竹帘垂处纸页翻动。

拉下窗帘后,确实阻止了阳光的直射,看书、写作都不刺眼睛了,最有意思的是,竹帘不像布质的,拉下后什么也看不见,细薄的竹篾间依然有阳光渗进来,我也可以透过竹片望出去,只是一切都如被过滤一般,消减了光亮,打上了丝丝缕缕,正所谓半掩半映,影影绰绰。读书变得更惬意了。不知不觉间,各种书籍蜂拥而至。当秋日温暖的暖阳升起来时,卷起竹帘子,蓦然间已是一窗千万纸——窗台下,图书密密匝匝,把人都给淹没了。这样的窗景自是一番境界,那些书籍有的摊开,有的叠架,有的横放,有的竖立,有的因开本大而占据一方,有的太娇小玲珑而蜷缩一隅,有的厚实近千页,有的才仅仅数十页。真的没有料到,这三四百本新书都是在这个夏天来到我的窗下,它们穿着色彩各异的外衣,但内容都是我所喜爱的,我常常一边在电脑上写作,一边看几页就在我

触手可及的写字台上的书,它们构成了我的时间的流向,构成了我的思想的场域。

说实话,我们的人生很大程度上是在听他人的故事,我们借此来填充自身生活中的空洞,弥补自身生活中的缺损,而他人的故事就在书里。为什么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停留在低浅的层次,少有长进,无处安放自己的灵魂,这与其读书与否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没有读过艾

一窗千万纸

简平

米·赫斯特、安妮塔·婕朗的绘本《亲亲晚安》,那么,幼年的你或你幼年的孩子在刮风下雨的夜晚,即使盖上暖暖毯子,喝了热热的牛奶,也不会睡着,因为还有常常忘却的晚安亲吻;如果你没有读过何葆国的长篇小说《东溪谣》,就不会认识那群走出闽西土楼,顶着风浪出海打渔的人雄浑的梦想;如果你没有读过《46 亿年的奇迹:地球简史》,就错过了以一种直观的方式理解我们所处的地球数十亿年来所经过的轨迹;如果你没有读过凯蒂的英伦访谈录《这个小时属于你》,就不会听到版画家彦涵当年奔赴延安在窑洞里创作木刻的传奇经历;如果你没有读过《小津安二郎全日记》,就很难更深入地走进他

所拍摄过的《晚春》《东京物语》《秋刀鱼之味》等满是日常烟火气的电影……而这些书都是我在这个夏季在放落竹帘的窗子下阅读的。

那天,我读了一本《遗言图书馆》,惊讶莫名,那些临终遗言是那么感人,那么充满温暖、勇气和力量。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被发现蜷身死在南极洲荒野中的一个帐篷里,死之前他知道他追求的人类史上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夙愿实现不了了,而一起战斗的探险同伴们估计也都无法生返。极度绝望之下,他在最后的日记开篇写道:“看在上苍的分上,请照顾好我的人。”此次探险队中的另外一名成员,上尉劳伦斯·奥茨则意识到因严重冻伤而行动不便的自己已成了团队的包袱,因为自己可能使得其他成员到达不了基地的营地而失去宝贵的求生机遇,他觉得自己唯一一死才能避免这种状况。在他从帐篷走向漫漫冰天雪地结束自己生命之前,他为后人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到外面去走走,可能要多待些时候。”奥茨因这最无私的临终遗言而永远为世人所铭记。奥茨因这最无私的临终遗言而永垂不朽。

我拉起垂了一夏的竹帘时,忽然发现窗外正在铺设一条健康步道,越过层层叠叠的书籍望出去,我看到一窗千万纸正好梯般地连接起这条向远处伸展的路径。

考上高中那年秋天,我去录取我的施官中学报到。学校不在镇上,因此,下了汽车,驮着铺盖卷,吭哧吭哧赶路。走到一岔道,见一位矮个男人,肩上扛着个小女孩,女孩的两只羊角辫在头上左右摇摆。

“请问施官中学怎么走?”我紧走几步,向扛孩子的矮个男人打听。

那男人吃力地侧过身,用下巴往前扬了扬,回我道:“不远了,一直往前就是了。”我瞥见他额头上已经出了汗,由于用下巴给我指路,鼻梁上的眼镜滑落到了鼻尖。我连声感谢,疾步朝学校走去。身后,依然听得见,那矮个男人扛孩子踩在马路石子发出的“哗哗”声响。

开学第二天,有一节数学课。老师一进教室让我惊讶,居然就是那个矮个男人。他在讲台上放下课本,推了推眼镜,扫视了一下教室,自我介绍:“同学们好,我姓孔,叫孔宪林。”说完,他回身在黑板上刷刷写下名字。

那一节数学课,完全不记得孔宪林老师讲了些什么内容,尽管双眼几乎直愣愣地望着孔老师,但他越是绘声绘色,我的眼前,越是止不住地闪现昨日路上的情景。

半个学期下来,关于孔老师的传奇掌故知道的多起来。其中一则,是孔老师另外一个称呼叫“孔先生”。孔先生的称呼最先是他的夫人喊出来的。据说,某日,一学生到孔老师家补习功课,门口遇到高大黝黑的孔夫人,学生问:“孔老师在家吗?”孔夫人冷冷地瞥了学生一眼,学生又问“孔老师在家吗?”孔夫人不悦地说:“我们家没有孔老师,只有孔先生!”学生惶恐地点头,才被孔夫人放进门。

“我们家孔先生,可是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呢。”孔夫人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孔先生在施官镇,乃至全县都是知名的教师。数学课教得好,全县中学生数学比赛,连着三届的前三名都是他的学生。因此,来孔先生家补习的学生踏破门槛,感激的学生家长们免不了要表示一下“心意”,孔先生知道了,拉下脸道:“要是这样,你们的孩子以后别来我这里补习了。”孔夫人偶尔背着孔先生收下学生家长的“心意”,孔

先生发觉后必定要夫人马上退回。曾经流火的七月,孔先生步行二十余里乡下土路,追到学生陆水根家给他补习数学。这个“逃学鬼”见孔先生追到家,竟躲了起来,孔先生不罢休,索性坐在水根家门口的树下守候。突然,树上落下轻微的“簌簌”声,孔先生抬头看去,水根正骑在高高的树杈上。孔先生噗嗤一笑,“你这个水根啊……慢点下来。”孔先生担心水根摔着,接着树干,用双肩接着水根下了地面。水根从此不再逃学,学期末,他的数学成绩升到全班中游。

那年高考还有两个月时,班里成绩一向靠前的蒋孝成连续多日没来上课,蒋孝成是数学课代表,孔先生哪能放过?千辛万苦找到蒋孝成家所在村庄,蒋孝成正在田野帮母亲割金黄的麦子,孔先生不提蒋孝成回学校上课的事,拿起镰刀帮助蒋孝成家割麦子。一旁的蒋孝成早已泪水和着汗水落在麦地里,哽咽着对孔先生说:“孔先生,不是我不想考大学。想想如果我考上了,母亲供我上大学更加受苦……”孔先生把目光从他喜爱的学生脸上,缓缓转向辽阔的麦地,喃喃地说:“眼前你家的确困难,但熬过去就好了,要看远些。你就甘于这样重复父母的命运?”或许这句话深深撞击了蒋孝成,几天后,被毒日头晒黑的蒋孝成重新坐进了教室。秋天,蒋孝成坐进了安徽一所师范大学的教室。

从施官中学毕业许多年了,学习工作,东奔西走,岁月匆匆,一直没有机会回中学母校看看。但一刻也没忘记老师,常常想起孔先生。难忘孔先生曾单独给我“吃小灶”,孔先生把几十张代数考卷交到手里,虽做得我晕头转向,但代数考试一分没丢。

前些年,一位中学同学告知,他曾经遇到孔先生,先生退休后还住在街上,同学上前喊“孔先生好!”孔先生驻足问:“你是哪一届的?”同学回答是哪一届的。孔先生“哦”一声,手里的拐杖用力在地上敲了敲,说:“你们那一届考上大学的最多!”同学的叙述,又勾起我对孔先生的思念。



孔先生

牛传忠

路过愚园路 1018 弄口,我会抬头朝楼上几眼,这是中国现代派小说的鼻祖、翻译家施蛰存教授的故居,在这北山楼(施老的斋名)也留有我一次拜访北山翁的足迹。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随作协的罗洛、叶辛走拜访施老,看到狭窄的楼梯及过道里全塞满了书。进门后,我们围坐方桌前,为住房局促而惊讶。施老说道:“在这房间吃饭、睡觉、会客、写字、打瞌睡,我习惯了。”我们的心随之也平和了。

走动多了,也就熟了。一天,我向施老约稿。他作为顾问,谈了许多办刊之道。说到文学现状时,他觉得当今写小说的人多了,写杂文的人少了,因为写杂文要精辟、正确,弄不好会缠上官司。建议开个“窗口”刊登些针砭时弊的杂文。他的话使我转变了以往只挂名不顾问对象的想法。

施老还告诉我,准备将《唐诗百话》手稿捐给上图,还想坐轮椅去“名人手稿室”看看。我知道,这部获得过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的著作,他足足用八年(1978-1986)时间写成的,难怪他对手稿有种不一样的情怀。

不久,看到我向施老约得新作《我的“金石录”》,虽数百年,但意义非凡。众所周知,鲁迅、施蛰存早年在《庄子》与《文选》之争中,施蛰存背上“洋场恶少”之骂名。即便鲁迅对他产生过误解,他对鲁迅先生始终心怀敬仰,在文中他写道:“我就鲁迅……因为鲁迅从墓碑走向革命,而我是从

忆北山翁

陆正伟

革命走向古碑。”

施老在 1957 年被打入另册后,被迫放下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转向金石碑帖的研究,整天钻在古物堆里搜寻、鉴赏。像这样另辟天地成功作家,我眼里唯有沈从文和施蛰存。

一次,进门见施老坐在藤椅上,手握放大镜正欣赏着象牙串起的老物件上的画,自言道:“这件是好东西。”见此,我问他从前喜爱收藏吗?他说早年也有些,抗战时郁达夫赠的对联和其他字画在松江老家毁于炮火,最痛心的是被造反派抄走得的 600 多部藏书。兴之所至,施老从抽屉里拿出几件老东西让我养眼,指着泛黄的象牙雕件说,这个是汉朝雕像,唐朝就不是这种风格了。

施老让我从壁架上取来紫砂笔筒和花盆,拿起上有雄鹰图的笔筒说,这件文玩出自明末清初的紫砂名家时大彬之手,得之不易啊。说着,他点起雪茄,吞云吐雾中尽享文物古玩带给他的乐趣。

1995 年 4 月,施老到作协接受亚洲华文作家协会的“敬慰奖”,我陪他与多年不见的柯灵、辛笛相见时,施老热泪盈眶。三位先生坐在话筒前,没有注意到话筒开着,他们的对话无意中“广播”了出去,引得大家一片欢笑。我凑近奖牌,见铭牌上的文字各不相同,对施老的评价是:“施蛰存大师著作等身,点墨成金,丰富了新文学的内涵,拓展了白话文的境界,诚为中华文化之瑰

作横出竖出,一鸡几吃。但他还是签上了“正伟同志留念。施蛰存。1997.3.3”,还不忘钤上名章。我告诉他的出版社印了几套羊皮封面的特装本进行义拍,计划在大别山贫困区建一所“希望小学”,巴老为此题了“上海文艺石关小学”校名,施老连连点头,说:“好,这样的该多做!”

今年是施老诞辰 115 周年,谨以小文记之。



家乡的老磨 (油画)

徐淑荣

印象深刻的美味,都和饥饿有关。看牙,医生关照麻药劲儿过了才能吃东西,路过糖炒栗子店,那叫一个香喷喷,眼看着小伙伴“啪”一声掀开栗子壳把金到油亮的果肉趁热送进嘴,只好空咽口水。终于等到几小时后,一口酸奶吃出普莱奶酪的高级感,余味绕梁三日不绝。喜欢游泳,也是因为期待游泳后的那顿,饥饿是最好的厨师,吃嘛嘛香。健身教练教木鱼:三分练七分吃,最要预防饥不择食。我搬出康德的话:最简单和纯粹的快乐,是工作后的休息,游泳后的晚餐(最后一句我加的)。教练到底有经验:空腹吸收特别好,此时更要“挑肥拣瘦”。掂量了一下教练的身材,专业人士的话要听!一个连饥而择食都做不到的,遇事应该也容易慌不择路吧。

饥而择食

万卿



小姨李春花和姨夫王建国两人不合,这在整个家族里不是秘密。也许八字犯冲,两人什么都抬杠。一个往东,一个往西,连美国选举总统也会吵得掀翻天。好在前一阵子,拆迁新房到手了,原来 60 多个平方米的老破小,换成了 100 多平方米的大房子,三室两厅。两个大人,加上一个读大学的儿子,每人一间,三国鼎立,暂告太平。

房子分下来之后,王建国立马去物业领了钥匙准备装修,为此还专门召开了一次高级别的家庭大会。参会人员有仨,李春花主持,王建国记录会议纪要,儿子在外地读大学,采用云视频形式参会。大家各抒己见,体现了广泛民主、和谐统一的大会思想。

王建国是高中历史老师,装修风格延续一以贯之的儒雅,体现地中海的蓝色基调调。床小一点没有关系,关键要做一个整面墙的书架,还有一张大大的书桌和会转圈的皮椅子。阳台的布置也在脑中无数遍盘旋,绿植、花卉、盆景是少不了的,旁边挂上一个鸟笼,养两只画眉。这样在和风日丽的下午,王建国煮个咖啡,穿个沙滩裤,戴上墨镜,在阳台上来个葛优躺。放个古典音乐,听听鸟儿啾啾,看看蓝天白云,一种强烈的面朝大海感觉油然而生,人生就此美好了。按照王建国的说法,和李春花掐了半辈子,俗了半辈

子,都没有安静舒坦地听一首舒伯特小夜曲。

和王建国浪漫的蓝色咏叹调相比,以纺织工人身份退休的李春花的装修需求,就被嘲笑成浓浓的土味情话了。李春花希望床要大要舒服可以打滚,再也不用和王建国在床上划三八线。房间要铺地暖,最重要的是,她的屋里要有一整面的镜子。

面朝大海与春暖花开

邱仙萍

要镜子干吗,李春花退休后迷上了跳舞,每天早晚雷打不动三四个小时。广场上,小区地下车库里,在各个能挪出空间的地方,到处留下她们铿锵有力的摇摆。最近一直在勤学苦练的《桥边姑娘》,李春花被教练表扬了,说她的动作里有一种邻家女孩的腼腆羞涩,有希望社区比赛时可以站在队伍一排 C 位。所以,房间里要有一整面大镜子,要有地暖,可以赤脚跳《桥边姑娘》:“暖阳下,我迎芬芳,是谁家的姑娘,我走在了那座小桥上,你抚琴奏忧伤。”

视频里的儿子对两人的面朝大海和春暖花开一点兴趣都没有,他的想法很简单,电脑配置要高,网速要加强,这样回来打游

戏速度才够快。

装修这件事,就在民主家庭会议后不久开工了。设计师出了三维立体装修图,水电工、泥工进场,补水泥,贴瓷砖;木工进场,做吊顶、家具、护墙板;油漆工进场,做底漆、批粉、墙漆等等。

在经历数十次和装修师傅、材料商外围展开的,以及王建国和李春花内部展开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游击战后,在五月份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王建国和李春花终于站在了基本完工的新居里。焕然一新的房子,王建国和李春花就像国王和王后一样,骄傲地巡视检阅着他们的宫殿。微风细拂过两人的身体和内心,送来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美好和妙曼。王建国突发奇想,每个房间是不是要标号?这样快递来了不会弄错。李春花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建议采用总房号加分号。他们的房子是 701,那王建国就是 7011,李春花就是 7012,儿子房间就是 7013。李春花说:“五星宾馆都是这么标的。”一家子火辣辣的小康生活就这么开始了!

十日谈

装修这件事

责编:杨晓晖

装修考验的不仅是体力、脑力,更是对思考问题是否全面周到的一种考验。